

影



肖复兴著

照不出自己的影子

湖南文艺出版社

第 100 号 (第 1 期)

照不出自己的影子

照不出自己的影子

湖 南 文 艺 出 版 社

[湘]新登字 002 号

照不出自己的影子

肖复兴 著

责任编辑: 邓映如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编: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

1998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

字数: 182,000 印数: 1—4500

简易精装: $\frac{\text{ISBN } 7-5404-1984-9}{1 \cdot 1571}$ 定价: 13.50 元

若有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退换

自序

收在这本散文集中的篇章，大多是去年下半年和今年年初所写，除了极个别的東西，其它全部都是第一次收入集中。我希望能给读者一本真正意义上的新书。像是收割下的庄稼，是刚刚从田里拉到场院上来的，可能会夹杂些泥土，或带有谷壳的粗糙，但也会沾着清新些的露水珠。

在这本散文集中，我把它们分为了这样几部分：一是国外游踪，这是我去年秋天到捷克、南斯拉夫和维也纳留下的篇什；一是体育漫笔，主要说的是我们那不争气却又揪着心的足球，我虽不算是十足的球迷，但毕竟当过十年的体育记者，对足球有着割舍不断的情缘；一是人生偶记，写的是我对自己以及身边所发生的一些事情点滴的感触、感悟和感慨；一是读书笔记，记录一些我自己的笔迹心痕。需要特意说一下的，最后一组短文是我在《小说选刊》供职两年半期间为刊物所撰写的编后记，那一段时间，我是一个职业读者，连回家的路上坐在汽车上也在读小说，读了全国大量的小说，数量之多，对于我来说恐怕是绝无仅有的。其中可以看到我自己与编辑部同仁读小说的体会与收获，也多少记录下今天小说创作的轨迹。将这一组二十一则短文收在这里，一是为自己留下纪念，另也是给关心当今小说的读者提供一点参照物。

这样划分编成这本集子，是希望方便读者阅读，也看

2 小说家散文·《照不出自己的影子》

看自己这大半年来都写了些什么，有点回过头来数数自己歪歪扭扭的脚印的意思，琢磨着下一步还能写些什么。不管走的姿势怎样，反正是在坚持往前走，就是给自己最大的安慰。这多少有点怀旧的味道。

编选这本散文集时，确实总想起过去的一些往事。记得在北大荒时读列宁（那时读列宁就像现在读海德格尔一样时髦），他老人家曾经说过的一句话至今还记得很清楚：“只有弱者才喜欢回忆”。看来那时我就喜欢回忆，现在更加喜欢怀旧，真是无可救药。问题是这么多年如水长逝，回忆被筛子一一筛下，留下的却不多，既无金戈铁马，也无小桥流水。当然，不必埋怨命运的筛子眼儿太大，漏下了青春的大好时光，许多人都是这样度过的。留下的虽然不多，关键留下的是什么？我希望留下的能是一点为人和为文的单纯。会有人能做到丰富和深刻，我只希望是单纯。搞文学的人，还是多少能保留一点单纯的好，如果连搞文学的人心里残存的那一点单纯都没有了，实在是可悲的事。

还是在北大荒时读的列宁，他告诉我：“单纯得像真理一样”。因此，单纯不是简单，单纯是一种境界。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是一种单纯；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是一种单纯；几时归去，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是一种单纯……如果将单纯比作水，单纯当然不是江河，但也不是清澈潺潺的溪水；而是眼泪，是婴儿的眼泪。我想正因为如此，列宁才说“单纯就像真理一样”吧？所以单纯不那么容易，尤其对于早已和童年告别的人。孩子变老容易，返老还童就不那么容易。我们的眼泪

已经浑浊得快如浆子一样了。

世风跌宕，物欲横流，蓬随风转涂上变色口红一样成为时尚，欲壑难平扎满蜂巢孔眼一样嗡嗡作响，而人心和感情都磨得日渐粗糙如同搓脚石却当成上水石一样自以为是……如此之下能保持一些单纯，不容易，也是可贵的。静观落花，动观流水，闲时读书，饿时喝粥，再忙再烦再乱时也要执笔为文。真的，能长久地保存和向往着这样一点点单纯的心态和境界，就够了。

希望读者能从这本散文集中读到这样一点点我的心意。虽然，面对越发厚重和幽暗的四壁，我们谁也照不出自己的影子，但我们谁都可以保存这样一点点单纯。

目 录

自序	(1)
维也纳乐章	(1)
来自波希米亚森林	(10)
金色的布拉格	(26)
照不出自己的影子	(30)
维谢赫拉德	(33)
布拉格雨霏霏	(39)
卡夫卡故居	(44)
咖啡馆情绪	(48)
暮色中的查理大桥	(52)
广场遐思	(55)
雨中犹太城	(61)
鱼 镇	(65)
书籍的精灵	(71)
一座城市的艺术	(75)
古老的魅力	(79)
米兰·昆德拉和霍拉巴尔	(84)
DOCTOR 杨	(90)

2 小说家散文·《照不出自己的影子》

作协主席	(94)
尼什马奇	(98)
当一回诗人	(101)
结识涅果什	(106)
科托尔漫步	(109)
战争之城	(116)
沃拉涅歌声	(120)
中国足球：悲情布鲁斯	(124)
预测霍顿	(131)
设想中国足球	(136)
输球论	(140)
足球：意外的艺术	(144)
足球和嘴球	(147)
女足和男足	(150)
甲 A 七惑	(154)
明星的脾气	(157)
明星与错	(160)
我们缺少奥蒂	(163)
悲壮的结尾	(166)
重逢布勃卡	(169)
橄榄枝和金牌	(172)
老照片和鱼	(175)
母亲的学问	(178)
玻璃糖纸	(181)
电话铃声和橱窗	(184)
一篮苹果	(187)

咬 春	(191)
什么虫爬什么树	(193)
一部《水浒》	(195)
脆弱的爱情	(198)
话说维他命 M	(201)
漫说东北虎已经灭绝	(204)
听罗大佑	(208)
怀旧之歌	(213)
关于勃拉姆斯	(217)
小说和我	(220)
想起奥茨	(224)
儿子写的书	(227)
什么才是美丽的	(233)
文之减肥	(236)
关于《约翰·克利斯朵夫》	(239)
关于今天的小说	
——《小说选刊》编后记（二十一则）	(245)

维也纳乐章

——

在世界上有哪一座城市能比得上维也纳，满城都在飘荡着音乐？

树摇响飒飒作响的树叶是音乐；花绽开芬芳的花蕊是音乐；阳光下雨点一样飞起飞落的鸽子是音乐；暮色里梦一般回荡着晚祷的钟声是音乐；草坪如茵是音乐；月光如水是音乐；露天的咖啡座是音乐；橱窗里的卡通人是音乐；百泉宫里的希茜公主是音乐；画廊里的克里穆特是音乐；叮叮当当的老式有轨电车是音乐；曲曲弯弯的上世纪的鹅卵石小径是音乐；喷泉是飞溅的音乐；雕塑是凝固的音乐；克恩顿步行街是抒情的音乐；圣斯蒂芬大教堂是肃穆的音乐；维也纳森林是绿色的音乐；多瑙河是蓝色的音乐……

更不用说在维也纳留下了那么多音乐家的足迹，莫扎特、贝多芬、海顿、舒伯特、勃拉姆斯、斯特劳斯、格鲁克……哪一个不是一本打开的书？哪一个不是一部未完成

的交响乐？维也纳有多少这些音乐家的故居？维也纳有多少这些音乐家的塑像？在维也纳街头几乎随时可见，一不留神就有可能碰上哪一位音乐家，弯腰拾起他们遗落的动人音符。

当然，还有维也纳金色大厅，每年元旦的新年音乐会，每年一样娇艳的鲜花、热烈的掌声，每年必演的《蓝色的多瑙河》、欢快的《拉德斯基进行曲》……通过电波向全世界传送，让蓝色的多瑙河流淌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哪一个城市，哪一场音乐会有这样的魅力和能量？

还有维也纳国家歌剧院，每年秋季九月开始一直到来年的夏季七月，在这座富丽堂皇的剧院里，会有经过了时间检验的经典的六十部歌剧、二十部芭蕾舞剧，轮番演出三百多场，几乎每一天都有着荡气回肠的咏叹调荡漾在这座剧院里，又有哪一座城市、哪一个剧院可以与之相比，有着这样的灿烂和辉煌？

说维也纳是世界音乐的中心，是名副其实的，踏在这座城市的哪一个地方，都会迸发出音乐的旋律来。这里的每一棵树都是一把提琴，每一盏灯都是一支长号，每一扇窗子都是一架管风琴……

我来到维也纳金色大厅和维也纳国家歌剧院。它们离得很近，国家歌剧院很气派堂皇，金色大厅比想象的要小得多，灰色的底座，棕色的大门，粉色的墙（我不知道为什么欧洲人爱用这种粉色，在德国波恩看到贝多芬故居的墙也是涂成这种扎眼的粉色），厅顶上的音乐女神，门前窄小的广场，拱形的街灯……让我很难想象每年那么美妙无比的新年音乐会的音乐是从这里流淌出来的。似乎它是

一个太小的蜂箱，怎么可能酿造出那么多甜美的蜜来？

可惜是十月的金秋，离元旦还远，阳光朗朗地照着，秋风习习地吹着，我听不到《蓝色的多瑙河》，也听不到《拉德斯基进行曲》。我只能站在它的门外想象着斯特劳斯，想象着指挥过他的卡拉扬、阿巴多、穆蒂、梅塔……指挥棒在他们手中的翩翩飞舞，万千音符花朵一样在他们的面前开放；想象着长笛与圆号、竖琴与双簧管、小提琴与定音鼓……声音和乐器一起在灯光中闪闪发亮，欢快的合鸣鸟儿一样款款飞翔；想象着那一天古典的维也纳、盛装的维也纳、欢乐的维也纳、沸腾的维也纳、春天的维也纳和音乐的维也纳，是怎样的仪态万方、风情万种！

站在金色大厅的门外，我最嫉妒的是赵忠祥，每年他都可以为转播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专程来一趟这里，用不了二个月，他又可以走进梦一样的金色大厅。在金色大厅前，我的心里充满的是激动和想象；漫步在维也纳国家歌剧院的门前，我的心里荡漾的是感动和感慨。大理石基座与浑厚的石头构成的歌剧院，罗马式建筑，雍容富贵，气派不凡，让人能领略到上个世纪的辉煌。这座歌剧院是在十九世纪中叶奥地利皇帝下令将环绕内城的防御工程拆除建成的，化战争为艺术。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战争的炮火将歌剧院夷为废墟，战后的奥地利不顾经济的困难，动用马歇尔计划的援助基金，首先做的事是在这片废墟上重新修建歌剧院，他们可以忍受维也纳暂时没有别的，但不能允许维也纳可以没有这座歌剧院。他们用了八年的时间，花费了十亿先令，终于让歌剧院重见天日。一九五五年的十一月，在这里上演了贝多芬的歌剧《费德里奥》，庆祝

歌剧院的凤凰涅槃。在战争与艺术的较量中，艺术之花永远开放在维也纳的怀抱里。

其实，也可以这样说，在经济与艺术的较量中，艺术之花永远开放在维也纳的怀抱里。因为在战后八年重建歌剧院的岁月里，是所有奥地利人的节衣缩食牺牲了他们别的物质利益，才将这十亿先令节省了下来——这不是一笔小数字。他们没用这笔钱先去盖宾馆、商厦、娱乐城，而是重建歌剧院，在他们的心中艺术是第一位的，金钱首先要用的地方是艺术。就是现在虽然歌剧院辉煌而闻名世界，每天的票房收入可以高达一百六十万先令，但仍然亏损，奥地利政府每年要贴补十亿先令给歌剧院——这依然是一笔庞大的数字。在经济和艺术的天平上，奥地利是将心毫无犹豫地倾斜在艺术一方。无论现在他们有钱的时候，还是原先他们缺钱的时候，他们都是一如既往这样做的。这样做让人敬重，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这样做的。

这样也就明白了，在维也纳为什么音乐无所不在，弥漫在空气里，荡漾在天空中，渗透在人们温和的目光里、随意的服装里，以至街头匆匆的脚步里。音乐乃至整个艺术，不是附庸风雅的点缀，不是有钱之后才懂得的炫耀，不是只属于贵族的私人花园、或少数人自我狂欢乃至手淫的专利。艺术只有融化在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座城市人们的血液和精神里，才永远不会被露出狰狞面容的战争所摧毁，不会被绽开媚态的金钱所诱惑，艺术才能真正成为这个民族、这个国家、这座城市的灵魂。



到维也纳中央墓地去参谒音乐家，是埋在心中一直的愿望。虽然离飞机起飞的时间不多了，我还是坚持要到中央墓地去一趟。好在它在市里到机场的半路上，只是稍稍拐一个弯。

据说，当年一文不名的舒曼为了生存到维也纳来推销杂志，也曾专程到中央墓地来过一趟。他在贝多芬的墓前拾到一支钢笔，这支钢笔带给他好运，不仅使他从此后创作出许多美妙的音乐，而且让他和克拉拉有情人终成眷属，始终坚持反对态度的克拉拉的父亲不得不败下阵来。

来维也纳的艺术家，一般不会不到中央墓地来的。它会给人带来好运气，带来艺术的灵感和气息。

不知道我此次来能拾到什么？会和舒曼一样拾到灵感和好运，或是一个美妙的梦？

午后的阳光很热烈，维也纳的秋天是那样的温暖，树依然绿绿的，草地上依然跳跃着星星点点的小花，像是这些伟大的音乐家们撒下的永不褪色的音符。墓地前的广场很宽阔，到处是卖鲜花的。这里的鲜花只为魂灵而开。墓地比我想象的要大得多，比我在布拉格去过的名人公墓要大得多，树木蓊郁，草丛茂密，石板铺就的道路轩豁，有不知名的鸟鸣叫啁啾，有腐植质潮湿而清新的气息扑面习习……如果不是墓碑如林，看上去简直像个旷野的公园。

在这里，我主要要找的是莫扎特、贝多芬和舒伯特的墓地，我知道他们三人像亲兄弟一样紧紧挨在一起。可

是，中央墓地实在太太，第一次来找这些要找的墓，有点像大海里捞针。鳞次栉比的墓地，让人感到这个世界真是太拥挤了，如果所有人都可以长生不老，眼前的墓碑都变成活着的人簇拥在一起，也是件很可怕的事。因此，对于这个世界，艺术的永恒，要比人的永恒更为重要。艺术存活在人的心间，比任何其它东西占领人生存的空间更有意义。

问过好几个人，一位手里拿墓地地图的中年妇女，看样子和我同样是个外国人，好心地领我来到了我要找的这三位音乐家的墓地。莫扎特、贝多芬和舒伯特，三人构成一个三角形，占据了整个中央墓地一块很醒目的位置，背后是一片浓密的松树、柏树、枫树交错的小树林，前面形成了一个小小的天然广场。在这里，似乎并不像我们的梁山泊按级别职务地位金钱排座次，而看的是名气，艺术家总是比那些政治家或伯爵更辉煌，来参谒的人也更络绎不绝。

莫扎特的墓碑立在他们三人的中间偏前方的位置上，成为他们的中心。想想贝多芬是视莫扎特为老师的，舒伯特又是视贝多芬为老师的，莫扎特站在这样的位置上，是众望所归。莫扎特的墓碑显得有些古旧，在大理石的基座上高高坐着一位赤脚的女神，基座的中间有莫扎特的头像浮雕，侧面刻着他名字和生卒年月。在三人的墓碑中，它是最大的一个，青铜的女神雕像，也使得它与众不同，气派古朴而非凡。想当年莫扎特去世时在雨夜中匆匆葬在一个贫民的墓地里，第二天人们再去找都找不到他埋葬的地方了，这样的对比，让我感到人心如秤多少给莫扎特一些

安慰之外，也让我感到艺术和时间相辅相成的价值与力量。

莫扎特的左边是贝多芬的墓地，在他们三人之中，贝多芬的墓碑显得最小。

它只是一个白色大理石的方尖碑，尖顶上雕刻着一个金色的圆圈，圆圈里有一只蜜蜂，中间雕刻着一个金色的竖琴，底座上雕刻着黑色的 BEETHOVEN 几个字母，什么装饰也没有了。朴素而简洁，但它前面摆放的鲜花最多，它的栏杆四角都擎起花篮，紫红色的鲜花像是抖动着燃烧的火焰，纷纷向上跳跃着，仿佛很想摸着方尖碑的碑顶。

最漂亮的要属舒伯特的墓碑了，两人多高的白色墓碑呈长方形，上面雕刻舒伯特和女神。有意思的是，舒伯特被雕成塑像的样子，没有手臂，胸前戴着花环，只是端庄地站着，显得有些呆板。女神却是雕刻得非常漂亮传神，高出舒伯特半头，一手拿着一把竖琴，一手高扬着一个花环，微笑地面对着舒伯特，不知是在说着什么悄悄话。是情话？仅仅活了三十二岁的舒伯特因贫穷终身没有结婚，而且据说是在音乐家中唯一没有过恋爱的人。知道舒伯特这样的历史，再看这样的墓碑，便会懂得雕刻墓碑的人是深知舒伯特的。更为动人的是站在他们的脚下有一个长着翅膀的小天使，双手拿着一个花篮，仰着可爱的小脸倾听着他们的谈话。不知是出自谁人之手雕刻这等模样，简直就是一幅动人的画。

墓碑的底座雕刻得也别有匠心，一对天鹅双双衔着一支金色的竖琴，让人想起舒伯特临终之际写下那难忘的

《天鹅之歌》的声乐套曲。有一种曲终不尽的袅袅余音在心头弥漫。天鹅下面雕刻着一行金色的德文，我虽然看不懂，但在音乐史的书中早知道，是这样的题词：“死亡把丰富的宝藏，把更加美丽的希望埋葬在这里。”

舒伯特的墓地旁边是斯特劳斯的墓地，这是我意外的发现。相比较而言，大概因为维也纳是斯特劳斯的故乡，对他厚爱有加。他的墓碑最为富丽堂皇，与莫扎特、贝多芬和舒伯特的方方正正的墓碑相比，他的墓碑是一整块白色的大理石顺势雕刻而成不规则的多边立体的雕塑，斯特劳斯的头像雕刻在最上方，头前缭绕着紫荆花环，下面有四个错落有致的小天使，或拥抱，或唱歌，或拉着小提琴。占据墓碑主体位置的是一位女神，足有一人多高，长发飘逸，裙摆婆娑，一手拨动着一支金色的竖琴，一手扶着一个古色古香的陶罐，泉水从罐口情不自禁地流溢出来，水流过处雕刻的是斯特劳斯和他的夫人的名字。同维也纳公园里那尊浑身金色、手拉小提琴的斯特劳斯雕塑相比，这里透露出更古典的气味和悠长的咏叹，后者则更为现代、更为灵动。如果说这里更像是一曲旋律悠扬的《蓝色的多瑙河》，后者则更像是一曲激情跳荡的《拉德斯基进行曲》。

我就要离开中央墓地的时候，更意外地发现就在斯特劳斯不远处立着勃拉姆斯的墓碑。这个突然的发现，让我惊喜万分。在这些音乐家中，我对勃拉姆斯情有独钟，他那种将浪漫的情怀融入理性思考的音乐，他那种对人的心灵比对人类的命运更为深邃而深沉的探究，他那种将真正古典的悲剧性寻根溯源引入纷繁现代的精神，还有他和克